

天空之城 靜修主義與克里特島畫風

■文·圖/盧孜君(聖像畫員、聖藝推廣老師)

聖像畫巡禮 邁泰奧拉系列 3

自14世紀建院以來，大邁泰奧隆修道院由教會和國王獲得卡蘭巴卡(kalambak)附近腹地的許多轄地，包括幾所聖堂的管轄權，這些是修道院財務收入來源。也因此，修道院博物館所收藏的聖像畫、手稿及其他宗教古物相當豐富。

我們曾提到第1任院長將修道團體，奉獻給佩特拉的邁泰奧拉聖母(圖1)但是，在這座修道院中還有另一幅聖像畫，稱為卡納里亞聖母(Panagia Kanaliotissa)，名稱由來是因為這聖母像，原位於卡納里亞的一座附屬大邁泰奧隆修道院管轄的聖堂裡。奧圖曼統治期間，聖堂被火焚毀，然而，這幅畫卻奇蹟似地逃脫祝融親吻。聖母在神視中顯現，讓會士們尋獲帶回修道院，並轉交給村民帶回。但聖像連續3次顯奇蹟，自行回到會院。於是，修士們便決定留下這幅畫，並訂下每年讓聖像返回村中停留1個月，為將祝福帶給村民。希望10月到訪修道院巡禮時，能一窺堂奧！也希望聖神在我們每人心中，注入敬禮聖像畫的精神，歡迎聖像畫來到我們的家中或聖堂。

14世紀前葉，在阿陀斯聖山修道的神學家喬治·帕拉瑪斯(Gerorge Palamas, 1296-1357)成功捍衛了靜修主義(Hesychasm)，使其成為教會正統靈修主軸之後，受其影響的聖亞大那削院長在邁泰奧拉創立了修會，繼續散播聖山阿陀斯的正統教導，修道主義在邁泰奧拉越發蓬勃發展。克里特島畫風漸漸地風靡了整個正教會，而這些皆與靜修主義和當代的人文主義發展有關，前者強調非受造之光在聖人身上彰顯，人類得救贖的效果可以在畫作中體會；靜觀來自天主的神聖的非受造之光，如何能由聖人體內發出，繼而遍布在肌膚和衣著上。



▲圖3：〈可親可愛之母〉聖像畫，富於情感極為甜蜜，現藏於俄亥俄州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。



▲圖1：聖亞大那削奉獻佩特拉的〈邁泰奧拉聖母〉。



▲圖2：〈頓河聖母〉膚色微暗，現藏於莫斯科Tretyakov畫廊。

另一方面，修道禁慾、靜修主義的元素，卻毫無違和地，與受人本主義興起，強調肉體體態的構圖相結合。也就是說，肉體不再是得救恩的阻礙，而是凸顯注重靈修精神生活操練的人可戰勝肉慾，在戰勝後，最明顯的記號便是那非受造之光在聖人身上，相似基督顯聖容般，由內而外，為世界帶來救贖般的榮耀！

為了更清楚地了解神學與聖藝在互相影響及共同合作下，所表達出來的靜修傳統思維，如何貼近當代教會生活？讓我們稍作認識，14-16世紀幾位代表性畫員及作品。在靜修主義盛行後，由希臘人提奧法尼斯(Theophanes the Greek, 1340-1410)所繪的「頓河聖母」(圖2)；這幅畫的膚色稍暗，整幅畫表達出禁慾、靜修嚙語，深刻與主契合的意境。觀畫者也被帶入那自己越來越小、天主越來越大的世界，膚色上隱隱透出的光與服裝上的光，卻又把我們籠罩在那非受造之光的輻射下，讓我們渴望與主合一，如同祂一般發光；畫員在君士坦丁堡學習聖畫和哲學後，移居諾夫哥羅德及莫斯科發展，有一說法，他是安德·魯布列夫(Andrei Rublev, 1360-1430)的師傅。

安傑洛斯·阿科坦托斯(Angelos Akotantos, 1390-1457)出生於克里特島，是15世紀上半葉重要的畫員之一。在(圖3)畫作中，我們可以更明顯地看到，在靜修主義影響下，克里特島畫風的展現：膚色採取較為黯沉的顏色，而臉上的光和陰影之間，明顯區隔。這樣的效果更顯出內心的靜謐與心中因神的啟示而激動澎湃，那非受造的光來自內裡，而無法隱藏。光與影之間互不侵犯，卻構成完整、缺一不可的一張臉龐；這就像是在告訴我們，肉體和精神不再處於二元對立。相較於巴列奧洛根畫風橄欖綠的明亮膚色，克里特島畫風一開始總給人一種較為壓抑的感受，但在了解之後，能認出



▲圖4：〈萬應聖母〉的畫風，色彩更為明亮鮮艷。

其所要表達的，是對信仰的堅定和純樸地實踐信仰的風貌，激勵並邀請觀畫者舉心向上。

安德里亞斯·里佐斯(Andreas Ritzos, 1421-1492)是另一位克里特島的希臘畫員，他的作品除了延續前面幾幅畫的特徵，又加上在衣服上多出明顯的光的設計，雖然光的設計在之前畫員們的作品中，也普遍存在，但是他的作品顏色更為銳利顯眼。(圖4)

16世紀克里特島人提奧法尼斯(Theophanes the Cretan, 1490-1599)受邀在邁泰奧拉的聖尼古拉修道院繪製濕壁畫，繼承了克里特島風格，優美動人，發人深省，表達性飽滿而強烈，但卻是幫助人超越技法，引人進入修道者的靈修當中，到邁泰奧拉朝聖者請記得好好地欣賞！不同畫作中，喜歡哪一種表達呢？

(下期，我們介紹天空之城修道院的濕壁畫)